

友建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廿九日 第六十九號
何輯五 發行



中華民國

友建

新華日報社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分館

發展空軍的精神條件

編者

防空的意義，有消極積極兩方面，消極的防空，我們已經很有成績，現在我們應該多多提倡積極的防空。就是說，盡我們的可能，擴充我們的空軍。

我們的空軍雖然發達較遲，設備較差，然而無論過去或現在，無論防禦或出擊，我空軍將士所造成的戰績，我空軍將士所表現的精神，絕對可以媲美任何國家的空軍，而毫無愧色。法國解體戰敗的理由，德國飛機多過法國，因此法國無法作戰。拿我們空軍的軍力，與敵人的比較，相差甚大。最難建立的是「傳統」，有了「傳統」的軍隊，便是作戰的軍隊。「傳統」就是一種信念一種精神。我們現在的空軍，儘管還不如人，但是從精神和傳統的建立方面說，却是完全成功的。

擴充空軍，是舉國一致的呼聲。然而空軍的發展，也是在物資和精神兩方面的條件。舉幾個物資的重要條件說：第一是工業的基礎，今天德國的空軍，當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在不久的將來，可以與德國空軍並駕齊驅甚至力量在德國空軍之上的，首先是美國的空軍。理由是美英兩國工業，尤其是汽車工業，一向特別的發達，美國更比德國發達。進一步說，一般工業和軍用工業，本來是相依為命相輔相成的。尤其飛機的天天在改進，發明之中，和先製造過量的飛機，不特金

錢用得不太經濟，而且效果也是微乎其微。一九四五年的老福特汽車，一樣有人坐，但是前五年製造的飛機，却是等於廢物。在平時培養製造的努力，到戰時供應國防的需要處處却耐於一般工業的基礎，除了工業本身而外，資源也是同樣的重要。現在國防論的經濟基礎，就是自給自足，無論木材金屬或油類，即使因天賦的不同，不能應付需求，但至少必須相當的自給自足。說到精神的條件。第一，要培養空軍人才，必須首先普遍的加強青年的體力。身體強健的人，不特別別人更能吃苦耐勞，而且比別人有勇氣，有決斷，有担当，警覺性與責任心也比較的強。今天浸空軍的辛苦，已經不是一般青年所能勝任，以飛機的製造更複雜，速率更高，航程更遠，戰鬥更激烈，要培養出今後空軍任務的青年，平時體格的鍛鍊比任何準備都重要。第二，國民的常識，必須使之豐富充實，要做到不預備飛機的也相當的了解機械，不預備做空軍也相當的了解航空，騎自行車，駕駛汽車，乃至一切大小機械的認識與修理，通通是國民機械常識的來源。福特今天的事業，是在他少年時偷偷畫表的試驗中發其端倪。滑翔是飛行技術的基礎，三民主義青年團，已經開始籌辦滑翔班，希望這個風氣能傳遍全國，一如游泳賽球同樣的成為國民的一種體育運動。民用航空，是空軍的廣大蓄水池。

池。戰爭結束之後，會望全國的航線能儘量的開闢。第三，一般科學水準必須繼續提高。我們立定志願，在一定的時期內，必須趕上別人，更進而獨立發明。本來國防知識的各部门，那一種不是科學？除開純機械的事體不講，國家的人事行政，又那一件離不開科學的原則？生在二十世紀而求生存，非在科學方面努力不可，而非非在科學方面有成就不可。第四，空軍的作戰，比陸軍更困難更危險，常常孤軍一隊，千瘡百孔，上下左右滿佈敵人，當時能抱犧牲的決心冒險，能從容奮鬥以取犧牲的代價尤難，一個人臨到死生的關頭而能從容，必有賴於從容的一個力量。這一個力量，不是別的，就是他對於國家民族的忠與孝。更具體的說，就是實行主義的信念與決心。

擴充空軍建立起鋼鐵牆壁，在敵人的偵察裏面粉碎敵人。擴充空軍，必須使全國青年發生空軍狂，讓他們的眼向天上看，他們的心向天上去想，無論從事飛機的製造也好，無論實際參加飛行的也好，無時無刻不想盡到每一分子的體力智力，以建立偉大的空軍，然後國家的防空才有保障。建立空軍是青年的責任，希望大家記清，青年是無限的領空，是寶貴的長空。

銀空三騎士

龔雄

那團在江陰縣的附近，四十里以內的每個鄉村都圍集，全都陷入於可怕的驚亂之中了。

那團從清晨開始，衝破黎明前的網幕以後，

「咳……咳……」一陣緊的喘息叫聲，直到

青香轉分還沒有停止。人的耳鼓，猶如發夫的暴

震，早已不能及應外來的刺戟。誰也辨別不出在

這一整天十三四個小時之內，瘋狂的敵人究竟把

幾千顆重砲的砲彈擊了砲隊。又從那二十生的

口徑的砲管裏噴了出來。

那團圍攻古形近的仙女廟，在敵人瘋狂的轟射

之下，首先毀滅了。

仙女廟的居民打穿從瓦礫堆裏拾出，從燒火

的門裏逃出，被擊中，被擊中，被擊中，被擊中。

他們那裏含著一泡淚水，才剛要咬緊一團憤怒。

吉新村的安甯同鄉也逃得亂了。張太公家門

前的打谷場裏聚集着百十個男人女人，全都探頭

探腦，緊張地等待着。他又是火線上的隊

伍，等待着什麼命令。往北看，最近李家果

益復還很遠的，一行套頓的人乘在凄迷的月

影下隱約出現時，打谷場上聚集的男人女人更加

騷亂地波動起來了。

「仙女廟完了，你瞧！」

「過去幾個人招呼他們一下罷，這空頭……

年紀輕的，心血熾熱的馬上伸着長腿跑過去

了。

來客走在最前面的是高保長的一家：大兒子

挑着自己的和兄弟的兒女，老二扛着一個提着一

個行李捲，媳婦們騎着上掛着籃子，高保長背背

一個包袱走在最後面。

「你們這裏好，你們這裏好。仙女廟什麼都

完了。錢大戶一家牛五口，一個也沒留下。還有

陳老五，賣牛……唉，你們這裏好！」來客

憤憤地說。

「好什麼！朋友，你看罷！」吉新村的村人憤

怒地往李家果園那邊一指。「不也照樣開了縣！

那裏面交雜着女人的驚呼，男人的咒罵，和孩

子們痛哭。

「大興子！你快回家看看去呀！」老年人指

揮他的兒子！

小孩子的爹，你死到那兒去了！孩子變成環

樣，你連問都不問一聲！」小媳婦一行痛哭一行

散着。

「媽媽，我耳朵聾了！我耳朵聾了！」

「事情到了這步田地還有耐性開什麼會！」

一個大塊頭粗聲喘，便向張太公家的大門奔了

口痰。

從仙女廟我奔來的鄰居們這時都已經陸續匯

在了一起。這些過來人，膽子被重砲震了，全

都眼睜睜地無言地說：

「這怎麼辦呢？這怎麼辦呢？那張金一！家

是沒有了，這兒也不能存身，天老爺！你叫我

怎麼辦？你說！你說！你說！」

「天老爺你……」

「天老爺你……」

「天老爺你……」

「天老爺你……」

「天老爺你……」

「天老爺你……」

「天老爺你……」

「天老爺你……」

「天老爺你……」

「天老爺你……」

「天老爺你……」

「天老爺你……」

「天老爺你……」

「天老爺你……」

「天老爺你……」

「天老爺你……」

「天老爺你……」

定的。」

打谷場上的聲音便注進了廟外似的。漸漸地漸地縮小。終於於消失了。孩子們也出奇地停止了啼哭。秋風吹着。吹着。吹着。帶來一陣更響亮的吼叫。人的心扉又上了夾棍。眼光迷迷品品的淚珠迷迷地注在那似白似微微震動的頭髮上。牛欄半響——

「太公，你叫我們到那裏去？這兒是我們的家呀！」

「這我沒法子答覆。四十里以外，天荒地闊，經政府昨天就這佈告的。」

打谷場上的人漸漸散移了。有的說呢着，有的說嘆着。張太公跨立在門口，靜靜地注視一切的發展，一動也不動。

家庭的主人們開始了心酸的辯論：

「被蓋衣服裏是要帶了走的。」

「米跟鍋頂要緊，你管不吃飯呀。」

「那麼，你就不打算睡覺了，還有，毛毛的尿布帶子，你前少帶了一樣麼？」

「依你說，把房子都搬了走！」

沉默不愉快地延續了一會，兩人都覺得非說不可不是此刻所必要的，歸根說來，把房子都搬了走，對於根生土長的鄉裏人，這打算並不算太荒唐。於是拱起背，直起腰，大包小裹，全家大小一齊動手歸置起來了。

三更時分，吉祥村的大鼓響開始了。手快足健的人已經拖了。騎馬拐拐地走出了里門。可是就在這時，那惡魔般的重砲忽然又停止了吼叫。

「也許敵人的軍隊被我們趕跑了罷？」

「我這第一等老。這深更半夜，走出去，那兒去我？」

「是嗎，走圍了我這這城新新。也休休不住了。」

「你待心和那兒的受使得行動變像個人不覺又隨風飄起來。」

「官官官，官官官……」

一片刺耳的響聲忽地在很高很遠的地方浮出來。雖然那響聲已被一天的塵沙塵障了。然而誰也沒有忽視這新奇的發現的。

「是敵人又重飛來轟炸我們了？」

「要緊，是我們自己來突擊敵人的？」

「是嗎，一定是的，一定是的！」

「是我們的飛機！是我們的飛機！」

發動機的響聲愈來愈大了，人的心也愈來愈緊張。當三架灰色的雙翼飛機地掠過頭頂，那尾輪上的青天白日閃閃電似的映入人的眼簾時，地面上歡呼聲呼起來了：

「是我們的飛機！是我們的飛機！」

「是我們的飛機！是我們的飛機！」

飛機裏面的駕駛員，心情也同樣是興奮，昂揚的。從那驚和地形的對照上，他們知道他現在在已經飛臨目標的外圍的上空了。

「八一三」這戰發生以來。在短促的兩個多月的期間裏，敵人的空軍出動了三千多次，把我們無辜的老百姓殺了何止幾千萬！可是現在他們——這三位空中騎士也伸着報復的鐵拳來回批仇人的面頰了。

而他們現在所襲擊的目標又是敵人海軍的主

力。一艘三萬噸的軍艦——那不分日夜地轟轟江的砲台和砲台的長門號！

騎士們興奮地坐在座艙裏，右手把着駕駛桿，左手按着油門，腳踏在方向舵上。

官官官，那轟轟轟炸用的雷克機一經久經戰陣的駭馬。仰天長嘯向前奔去。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

「你做成或沒成，可是你的領感給巧做了我的引針呢。」長機裏的駕駛員想。

於是，摩托射白光的血口微回心，沿着長門號的外圍飛着弧線，他們慢慢找尋他的致命的要害。

「通通——通通——通通！」

水難着二串五顏六色的電光彈，敵艦的高射砲漫無目標，毫無節制放射起來。

「對不起，我離開你還有七八里遠呢！」

可是就在這時，突然又有五六道白色的光流一齊幌動着衝到他們這方向逼射過來。駕駛員們就這強烈的白光所眩迷，不再能够餘餘地去選擇目標就趕忙進入航路，對準那高射入雲的旗杆猛撲過去。

這時，那漫天亂舞的白光已經兩道兩道地交又起來，各自注定在一架飛機身上，緊緊地追隨着寸步不放鬆。錫竹似的彩色電光彈，夾雜在電射砲彈裏，便成串地對着那白光的交點上射來。

騎士們！不轉瞬地注視着旗杆，完全不理睬這一切的威脅，仍舊嚴整地保持着隊形輪流前進。

當飛機飛離離目標只有幾百米突的時候，騎士們把駕駛杆向前猛推，做了一個四十五度的急俯冲，一面把左手操到炸彈架的扳紐，用力一拉，於是機身微微的一震盪，機翼下面攜帶的炸彈就全如雨似的傾降下去。

火藥暴怒地蓬射起來！接着是成團成球的黑煙怒憤地衝向子天空。在這一切混亂當中，高射砲火也更加瘋狂地狼突起來。一片銀光，一串燈

彩，天空簡直成了兒童們的元宵夜了！

就在這滑稽的混亂當中，三位騎士早已拉下自己手掛的奇績，逕向南方遼遠的夜空隱去。

南京空軍總站，子夜兩點鐘，還在和夜神做着搏鬥。

一千燭光的電燈用那那白熱的光波把臨近總站辦公室的牆壁照成了一池晶瑩的春水。幾個穿着皮甲開的飛行員踏踏這春水在一邊研討着什麼問題。遠遠的，隱匿在燈光所達不到的暗處，二十幾架精緻的雷克機一字長蛇式地展開來。每一架機翼下面黑黢黢的都懸現着一兩位穿着厚茸茸的水着的人影。

另一極端的森林下面，灼亮的燈光照出了兩架飛機，干幾個騎士在趕做夜工，忙著修理幾

載重汽車漫漫的馳騁在大門和棚廠油庫之間絡繹地運送着必要的器材和油料。

方大隊長獨自坐在總站的休息室裏和衣打着盹，他的眼睛時常睜開地睜開來，對着那被白熱的強烈光波映成乳白色的玻璃窗看一睜，然後重又閉起來。這時，他本來可以回到寢室去安睡了，然而他不能；因為他心裏牽連着一件事，一件他所不能輕易放下的事。忽然！

一片沖淡到像蚊蚋的嗚叫似的聲音不知從天空哪裏飄了過來。方大隊長驀地從沙發上一躍而起，大步走到窗邊伸首向外望去。

機場上也有了一點小小波動：燈光下徘徊着的人們現在都迫切地向東方張着看號兵們則提着紅燈急急地對着場心跑去。

宮宮宮宮！——響動機的響音漸漸大了。像幽

宮宮宮宮！——

三架深灰色的雙翼飛機繞場盤旋了一匝，就對準風向驟降下來。

方大隊長興奮得心跳了。他雙手抓緊窗簾，

緊張而又沈默地期待着。

飛機着陸了。裏面的駕駛員陸續跳了出來，在場心停留一會之後，他們就被伙們們擁着進了總站休息室裏。

「爲了慶祝我們驅逐大隊首次負責轟炸的任務和他的光榮的凱旋，我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敢有任何的酬答。」

三位騎士筆直地對立著，一臉的嚴肅，不發任何的回答。

「報告你們的戰績罷。」大隊長笑吟吟地說。

「我們失敗了！」那做領隊的願志翔說，方那高頰的臉上泛出了紅暈。

「難道你們沒有找着目標，劃分隊長？」

「不，」正在除去飛行帽擦拭額上的汗滴的徐傑林他分隊長回答。「目標找着了，炸彈也完全爆炸開。可是長門號把江水激起一片波浪，浪平了，他安安全全的一點損傷也沒受。」

「哦？」方大隊長把疑問的眼光迅速地在全屋子裏掃射一遭，最後落在那沈默的騎士劉亞素

的長臉上。

劉亞素沒有報告，將拳頭却說活了：

「長門號排水量三萬多噸，而我們所帶的炸彈無重的只有二百磅。」

「可是這祇是一種假解，今天，無論如何我們是失敗了。我們辜負了大隊長和朋友們的熱望，沒有能够除去這急切要吞滅江陰砲台的惡魔！」

「不要這樣說，朋友，」方大隊長親切地拍拍願分隊長的肩膀。「今天不成功，還有明天。明天不成功，我們後天再去。長門號終久要在我們和戰友的轟炸下面毀滅的。現在，時間已經快

要三點了，你們趕快去休息休息罷。——再會。

「再會！」

「今天不成功，還有明天。明天不成功，……」

心裏玩味着這句話，願志翔他們三個被大家擁着又走回夜風縱橫的飛機場去了。

「再會！」

「今天不成功，還有明天。明天不成功，……」

心裏玩味着這句話，願志翔他們三個被大家擁着又走回夜風縱橫的飛機場去了。

空軍人員飛行的淘汰

因爲人類生存在地球上已歷數千年長久的時日，而它祇有具備適於生活地面上的一切能力，現在突然要把他生活在瀟度，瀟度，氣壓……瞬息萬變的大空中，當然首先要要求他能支持這天空靈活的體力。而用在航空體格檢定的各種儀器，就是在要求得合乎這個水準的及格，才能過空軍的生活。要航空體格檢查而淘汰的人，多半是在幾件航空儀器上的檢查不及格，反轉來說你祇要體格及格而你自己的學力確實符合投考者的資格，那你是有進航空之門的可能了。

在普通一班招考錄取以後，祇要在求學的過程中，沒有錯誤的思想和惡劣的品行，一心一意循規蹈矩，總可以一帆風順地完成了學業。可是飛行的學業，不和普通一般情形那樣可先抱樂觀，一個剛考取飛行的人，他距離完成的日子還遠得很哩！論修業時間，先後二個年頭，可是這中間的難關和阻撓，如有一次不過，那將會立刻無可挽回地失去了飛行的資格。

現在，就我們所知道的幾個經常被淘汰的原因，分誌如下：

一、感覺：感覺就是由各處神經所得到外來的現象，即覺，聽覺，嗅覺……分別的觸受以後，立刻傳達神經中樞的一種感應。譬如飛機操縱桿的轉動，是微乎其微祇能心會而不能度量的，方向舵的使用和目力，與機體的左右偏側，必須有極敏銳的感覺。假如神經不敏銳，動作一遲慢，根本動作的開始和改正，就失了時間性，

在你還沒有感覺出這樣不對的時候，又產生許多次那樣不對的現象，不對的現象繼續發生而後却顧此失彼，所謂感覺不靈敏的人，當然不能學飛了！

二、手足的硬重：操縱飛機的動作，祇是微乎其微的，當然要輕手輕腳地柔和，這並不是叫你完全不用力，「柔和」就是要有類乎太極拳那樣連貫地有力。或是一種看來是剛而其實却是柔的一種力。因爲改正和開始的動作，祇有柔和的，內剛外柔的才能免掉許多意外的失事。「柔和」，就是含着鎮靜的工夫，而手足硬重就是燥急，燥急不是敏銳，而是恐懼的心理所致。譬如拉機頭一拉拉得太高，改機翼一改改得太快，那末這種生硬的動作，就是附帶着精神過度緊張的毛病，而把握太重。換言之，改正和開始的動作過猛，釀成過份的動作，有時就會不可救地失事。同時初學的人，假使手足粗猛，把過過火，教育微乎其微的手法，不能領悟體裁，更不能配合教習的心性，也得不到奧妙的技術要領，這樣你的進度和心得一定慢，於是技術的成績就落後了。

三、接受能力太差：每個人的智力和愚，本來是天赋的不平等，愚的人他一定做不到，不過旁人讀十遍會背的文章，他却要五十遍甚至於一百遍的讀，才能背誦。接受能力的聰悟程度和天賦的智愚，有分不開的關係，飛行和其他的技術一樣，祇要多數量的汽油和時間，沒有一個大舉不會

一鳴

的，但這種學會的人是不適於軍用航空的了，而記號，所以教育不能對白，祇有裝手勢和講解動作細要，總不比能正存做的時候講的更好，所以別人的腦筋容易打通，你雖在地面上明白了，但做起來太不自然了，甚至再也做不到了。你先前理想中所想做的，這種接受能力太差的人，同時也許能獲得他運用技術和適應時樣的能力也一定差，這在中國目前培植軍用航空飛行員的航空學校裏，是不能通過的。

四、進度太慢：飛行有了接受的能力，若不飛一次有一次顯著的進步，就是技術的準確性和成績，不能與所耗的鐘點成正比。在國家還和孔急需要人才，汽油和器材的來源缺乏，假使教一個人要用兩個人的汽油，那末是不劃算的。而且進度慢的人，在心曠，思想，精神，動作……上總有些兒缺點。雖然這種進度慢的，也許學成了技術，到是準確着實不差絲毫，用在民用航空的訓練中這種人未始不可以學，但在軍用航空，那就要被淘汰下來。

五、願虛不周：我們看到地面上的家畜往往有肥壯的，而家飛禽來比家畜，就斷沒有一隻有肥壯的。這可以看出飛禽在大空的生活不周是安穩的；處處有危險，他必須顧慮他的周圍環境。因此而推想飛行的人，在空中應顧慮本屬到，可不可能呢？願虛不周到，不但損傷了自己生命，往往容易累害別人。在空軍的技術上，願虛不周到的人，也是不能學習的。

技術上的淘汰每加多一項課目，就加多一層困難，可是淘汰的很多，成功的也很少，中國惟有發展航空，才能挽救危亡，每個抱着滿腔赤誠的熱血青年，我們不要怕難而不去試驗一下，一切空軍的隊伍裏歡迎全國的同胞來參加，祇要你們都合乎規定的水準便够了。

轟炸中的倫敦

蕭乾

(一) 兩種本能

天轟炸的次晨，我踏了滿地的玻璃碎渣，往倫敦中心區巡禮。三四架救火車，還在同一古老巨廈射水，許多工匠，正在趕修馬路旁損傷的水道，煤氣管、停放救護車的小巷裏，防空警員隊員正在挖掘屍首。聖默爾斯詩人彌爾登裝束的石像，粉碎地倒在地上。聖保羅，這古老的圓形建築，平時車馬喧嘩，腳下總踏着野鴉無數的，如今已被標為「危險地帶」了。一隻「時間彈」正落在它石階前。我在那一方圓面積的銀行區（英鎊的堡壘）窄巷裏徘徊，英格蘭銀行門前是一個醜陋的大洞，最諷刺莫如保險公司的門臉也為昨夜飛機的鋼砲穿個無天，斑斑的牆上，「火險」壽險」的匾額還殘留着，多象徵犧牲的一個諷刺。這個世界，東保西保，可是誰也保不了自己的險！

互釋的繁雜，攪起鐵骨的一座貨倉，泥水匠，又在操作了。另一家停免的咖啡館，女侍正屈了腰拭去門面上的灰塵。真是動人的英勇景象，破壞與建設，矛盾但又同是人類偉大的兩大本能。

防空壕顯然成為內政部的難題了。熱神沒認真光臨前，就是放了警報，這裏也仍是半空着，正如防毒面具還是少數人的隨身裝飾。沒人相信電子轟炸機會在這座古蹟裏美的大城下毒手的。

所以倫敦的「防空壕」大半就是較大樓房的地窖，其而第一層，比不上當日的南京，更不用說馬德里。上禮拜晚報登出一個被炸百度的照片，一隻彈穿透了九層樓，筆直到底，其高到今天還認為「深壕」沒有必要。（南威爾斯開闢了成萬的挖壕工）但民衆的想法顯然不同。「安德森鋼板」並不是為安樂窩。近十天來，守法的倫敦民衆，不等拉（有的為搶地窖，甚而下午三點鐘）即攜妻挈子，買一站票到地下車廂這裏過夜去了。一攤攤的毛毯上，爬着乳齡的困困，樂談着手裏打羊手衣的婦人們。許多年輕的母親，上次大戰就是在隧道裏保存下來；但都有裏面，俱然也有壯丁。

(二) 屠殺前夕

戰難宣了一年掛零，對倫敦八百萬市民，這半月還不能說是場突來的噩夢。七號東倫敦屠殺的前夕，我也還酣睡在還古城的好夢裏。英國的天氣雖是一年長秋，這顏色的深淺和月份終還是有關聯的，沒有栗子白寂，倫敦自有其初秋的衣服。六號早晨，我坐地下車去海德公園，又穿到肖森吞花園，我聽了大半天的落葉，澄澈而隔響。園裏滑道去正辛勤地耙着，每耙成一灘，即點把火，白烟帶了牧草的氣味在小樹林間最曼曼旋。貴婦人們的頸頸間已圍起小狐狸了，他們隨不離的狗，在樹根間嗅個不停。秋在四季裏，

是最高哲學意味的，賦雅的工作也罷了。對着樹籬間銀簾的巨象般的汽球發火。蛇湖湖裏被弄上坐了一些落魄的大陸難民，望着湖面上悠閑游着的野鴨心神。一長條法蘭西麵包，一個蘋果，便解決了一頓早晨。

下午我還安閑地去看「地球戰記」看「紅極一時」的「雷岩」(Thunder Rock)，寫的是兩個司燈塔的美國青年苦悶，實在是兩種世界觀的比觀。在第一幕裏，那態度積極的終於在中國參加英法戰爭去了，另一個（主角 Nicholas Nichols）在後兩幕裏受着心理的折磨。現在台上的，是九十年前湖上沉船中離亞那的鬼魂，纏了他，逼他恢復對世界的熱忱。至家人是那個愛上了他的女孩，臨回到鬼域前，抱了他說，「我多麼羨慕你這個活着的人！你有權利生活，有權利愛，有權利鬥爭……」

但剛演到第二幕，即隱隱聽到外面放了警報。幕落下了，劇場經理由幕後微笑着出現，深深打一躬後說，「請原諒我來打擾，官家規定的，真沒奈何。我在此報告外面正有警報，觀衆如有人要往防空壕的，請即刻退席。」紋絲不動的觀衆，照例報之以一陣自信的愉快的笑聲，於是，幕一拉，世界又回到劇中去了。

看完戲，在地下車站內候車時，人羣中，一個老太婆正在誇說她飛將軍女婿的戰績；扯住她手指的孫少爺不住地用尖聲模仿警報，尤其那熱氣

的餘長氣息，頓得神韻。

轉過走廊，唯一的空座是一個中年婦人身邊。

我坐下不久，她突然在我耳邊說，「上帝祝福

你！」我真明其妙，就只好點頭。她說，「你得

說呀！」紅的眼睛，我嗅出強烈的酒味了。我想

站起，但她把我打得害起怕來。我只好敷衍地說

，「上帝祝福你！」她把手伸給我拉，捲了大舌

頭「現在我已被祝福了。」招待同車的大笑。她

又說，「說，上帝祝福天下的母親們。」我這時

既挪不開身，而心理已為她鎮靜住了。我也不能

否認對這婦人的同情，我又說了。她又伸過手來

，大家也又笑了。她說，「我有三個兒子，你信

嗎？一個在海軍，兩個在陸軍。」她說，「我愛

所有的人，英國人，美國人，德國人，比國人，

我都愛。」我只有苦笑着點頭。她說，「呀，

你一定沒讀，我再說，我「喜歡」一切人，你懂

了吧！」……幸好她早我一站下了車，但似乎剛

下車，一陣紛亂，她大約就倒下了。我的車也駛入

(三) 中古僧院

正吃晚飯時，警報又響了。我住的 Hampstead

是倫敦地勢最高的區域，市中心的警報照例

先鳴，遠聽聲如牧童在牛背上試笛，及後各區

陸續響。越鳴越近，有如教堂的大風琴，但等
我們緊旁的鳴起了，那聲音才喚起死的聯想，又
是象徵個的諷刺：這裏的，西班牙的，這回倫敦
倫敦了。

飯後樓上，把燈關上，推窗一看，交叉了長

臂探照燈的黑空，這時正彌下探照燈數枚，條

綫燦爛，宛如烟火，把倫敦這古城罩上了層淡黃

光線，雲端閃閃亮亮的是氣球，點點發出的是教

堂尖塔，大倫敦幽靜涼涼，如一中古僧院。這正

試賞這幅畫呢，冬冬，高射砲動了。地上一地

粉紅的光亮，到黑空就是朵橘黃的花，照明彈這

時愈降愈低，也愈暗了，終結成如剛熄的燭捻；

隨後又一陣光亮，這回花是開在地上了，而且響

着巨猛的爆炸。再一刻，地上烘起微紫的光來，

一掃紅的火苗又冒了出來。這片紅火把東南方造

左近新的火苗又冒了出來。這片紅火把東南方造

保羅的團頂和 Kings Cross 車站的尖地描畫出來

。起伏不定的火苗，說明着地面救防的工作。

第二天才知道這便是東倫敦平民區遭殃的一晚。

先說死亡四百，傷者數千後又估計是三百八，其

(四) 獄的夜晚

這是噩夢的開始。安全感的幻滅，普過了全

倫敦。貴族住宅區的南肯辛頓。作家賴集的，如
consbury 和記者這牛曠野的哈姆斯提草庭，都

掉了傢伙。八號那天早上，房東太太費好大工夫

才為我泡出半盞茶，煤氣燈得像個臨終病人的呼

吸。當晚是一個地獄般的夜晚，三次炸彈掉在附

近，人幾呼被震下床去。電燈不亮了，房東太太

在樓下喊「快逃下來呀！」早上，在睡我僅五六

分鐘路的將周二位來了。一全炸了，隔到樓下五

分鐘，倒盡了八家！隨後，鮑曼民夫婦也提了

包就狼狽地來了，說昨晚外面鬧得正起勁，他們

本還在玩牌，手點多剛上樓，突聞巨響，燈滅了

，這時巡警緊促地打門，要他們快逃，限五分鐘

，說這條街中了時間彈。他們還好沒脫衣服，鄰

居很多瑟縮在單薄的睡衣裏。當晚被公安插在一

個學校後，席地打盹。清早官家還領了茶水麵包

我上 Haversham Hill 街一看，家家店舖都

在掃門前的什麼哪不是落葉，是碎玻璃，下午同

住的胡明理兄（倫敦中國銀行）回來說，行裏一

個女打字員昨晚被炸死了，另一個還在失蹤。死

者的胞姐赴行警報領保險金時，突然警報又鳴，

本來退了勁的她，這時時大了眼，歇斯提亞地

起來，直等拖到地窖地痛哭出聲來。

（未完）